



又選

卷四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注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

呂向李周翰注

檄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

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

檄吳將校部曲文

鍾士季檄蜀文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

喻巴蜀檄

善曰漢書曰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楚中徵發巴

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

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

司馬長卿

翰曰檄敕也喻彼使皎然知我情也此周末時穆王合祭

公謀甫為威位之辭以責狄人之情此檄之始也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

言及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有撫天

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何

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

善曰國策

儀曰儀交臂而事齊楚 銑曰蠻夷外國之通名擅專也不討謂不征伐日久而侵犯邊境勞士大夫征

討也陛下謂武帝也存恤撫安也單于匈奴君也怖恐駭驚也交臂拱手也屈膝拜也和謂降服也

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

五臣來享善

禮記王制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北方曰譯說文曰譯傳也傳四夷之語也漢書西域傳曰康居國去長

安萬二千里春秋說題辭曰盛德則感越裳重譯禮記孔子曰拜之而後稽顙毛詩曰自彼氐羌莫

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 向曰康居國名重譯傳易其言納貢獻於中國也稽顙首至地也享亦獻也

移師東指闐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

朝善曰文穎曰弔至也番禺南海郡縣治也東伐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顏師古曰南越為東越

代漢以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朝所

此其一也良曰閩越南夷國名也相誅謂自

誅殺而降也弔問罪也番禺南越王遣太子嬰齊

宿也南夷之君西躡

臣本有捷字之長常效

兵職不敢惰怠善曰言君者大之也文穎曰捷

為縣論語撰考識曰穿穿修耳

名長君效具惰怠傲慢也延頸舉踵喁喁

善曰呂氏春秋

曰聖人南面而

天下皆延頸舉踵矣論語素王受命識曰莫不嚮

美頌歸德論語撰考識曰遠都殊域莫不向風

悲欲見鄉黨慕義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嚮

願為臣妾翰曰踵足也

嚮

言蠻夷之人皆嚮然也道里遼遠山川阻深

國家風義願為臣妾

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

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善曰鄭玄禮記注曰

秋曰先王之法為善者賞為不善者罰古發巴蜀

之道也齊曰中郎將謂唐蒙也賓服也發巴蜀

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

善曰張揖曰不然之變也良曰幣帛和靡有兵

或之貨也衛護也不然謂不意之變也靡有兵

章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

善曰張揖曰發三軍之衆也翰曰靡非無也言意不

許為兵戰之患其辭也發軍興制謂起軍法誅將帥

也驚懼子弟憂患五臣長老郡又擅為

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

銑曰擅專也言唐蒙自專

而為轉運非上本意也

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

臣之節也

向曰當行者謂巴蜀人唐蒙與征者也自賊殺自相劫奪也

夫邊郡

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寧弓而馳荷兵

而走

善曰張揖曰晝舉烽夜燔燧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也攝奴頰切濟曰烽燧者舉

火以警言候燔燒攝特也兵矛戟之屬

流汗相屬唯恐居後

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

愍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

之民而與巴蜀共主哉

善曰編列謂編戶也淮南子曰編戶齊民

良曰言邊郡之士編戶齊民也吳主哉言與巴蜀人不讎仇也

異主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

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

如淳曰析中分也白燕天子青在諸侯

位為通侯處列東第

善曰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張揖曰列東第在天子下方

遺顯號於後世傳士地於子孫行事甚

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

善本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

原膏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

善曰春秋考異

孟膏潤草液三寸切 向曰號謂三侯之號也行用
也言國家重功臣厚爵賞故賢人君子用命至死而
不辭也脂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

或亡逃抵禮誅

善曰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

如淳曰抵其罪而誅戮之也 一曰誅者亡不肯受誅

身死無名謚為至愚

善曰無名言無善

名也謚猶號也取及父母為天下笑

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善曰春秋合誦

為天下笑 翰曰言巴蜀之人不立忠節身被

外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

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

徵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

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

善曰

之使也 銑曰獨行謂逃亡者也言非逃亡者之罪

亦父母之教不至而子弟不備謹又不崇廉厚之風

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

孝悌以不教誨之過

善曰漢書景帝詔曰置

也數讓皆責也景帝時郡置耆年有德者三人以為

也數讓皆責也景帝時郡置耆年有德者三人以為

三老以教
孝悌也
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

縣善曰重難也不欲召聚之張揖曰檄以示巴蜀城
縣旁近縣濟曰重慎煩擾也言農時煩擾百姓已

親見此相如日謂也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

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善曰亟急也漢書
曰縣有臺夷曰道

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良曰亟急咸皆忽
輕也恐山谷之人

不徧聞可急下檄書告之使
言知非天子之意輕忽也

為袁紹檄豫州善曰魏氏春秋曰袁
紹伐許乃檄州郡

陳孔璋善曰魏志曰向翰注翰曰
章作此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

德依附且歸本初也後紹敗琳謝罪

公曹公曰卿昔為本初後書但可罪
狀孤而已句乃二及公相邪琳謝罪

曰夕在絃上不可不發
曹公愛其才不責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五臣本守
蜀志曰先主歸陶謙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後歸曹

公曹公表為左將軍銜曰刺史劉備也相國謂為
侯王相國也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
于郡守也

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

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

功善曰難蜀父老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
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向曰圖度

權勢也言古明君皆度其危亡思其險難因事
立勢以成其賢聖之功也非常之人謂賢聖也夫非

夫非

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疆秦弱主

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

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善曰史記曰

虎噬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卜涇水為祟二世乃齊

望夷宮欲祠涇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

與其女婿咸陽令閻樂數二世二世自殺張華曰望

夷宮在長安西北長平觀故臺處是臨涇水作之以

望北夷也漢書曰王氏浸盛羣下莫敢正言齊曰

擬度也言非常之事則非常平之人能度之疆暴也

弱主二世也趙高秦相也柄國之機要也威福賞罰

也迫脅怕懼也言百姓懼高之威皆不敢正言秦果

也望夷秦宮名趙高使

閻樂殺二世於此宮也

祖宗焚滅汗唇至今

未為世鑒及臻吕后季年產祿尊政內

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

禁下陵上扶海內寒心善曰漢書曰張辟疆

台吕產為將兵台南北軍丞相如辟疆計太后臨朝

以吕候子為一曰王台弟產為梁王建成侯釋之子

祿為趙王吕后册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章昭國

語注曰季末也

心酸鼻良曰鑿戒臻至季末也吕

產為相國封梁士弟祿拜將軍封趙王擅專也萬機

皆專斷於己陵犯替廢也海

於是絳侯朱虛

與兵奮怒以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

道興隆光顯融五臣本此則大臣立權

之明表也善曰漢書曰產祿因謀作亂齊悼惠王

子朱虛侯章在京師知其謀使人告兄

齊王今發兵章欲與太尉勃內應以誅諸呂又曰呂
祿呂產欲作亂不虛侯章與太尉勃等誅之大臣乃
謀迎代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明表謂明白之表
儀也 銑曰漢與盛而明長者周勃等權奇之
儀表也 紹此言百亦將
為權道以臣漢至也 司大王曹曰探祖父中常

侍騰與左伯 徐璜並作妖孽號食餐放

橫傷化虐民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字季
興少除黃門相帝即位加特進范

曄後漢書曰左 河南人也為小黃門徐璜下邳人
也為中常侍左 傳史克曰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

之人謂之豷豷 山海經曰鈎吾山有獸羊身人面其
口腋下虎齒人 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鴝是食人郭

璞去為物貪婪 以人未盡還害其身象在禹鼎左氏
傳所謂豷豷者 也狍音咆 向曰曹騰探祖父相帝時

位加特進與小 明左惟中常侍徐璜同作妖妄
取媚於君為貪 之行以殘害人也豷豷食貪也

出高乞句 猶養食因賜假 與金去重

輸貨負權門 善曰魏志曰曹騰
莫能審其生本末

高字巨高說文曰句乞也古賴切
遊貴戚趨走權門為名 濟曰探公

子騰無子乞養之句乞也 賈賄賂
也靈帝時賣官言高以車載賄賈

太竊盜目鼎司傾覆復重器 善
鄭

公象也文子老子曰天下之大器也
司空非才而居此位故六竊也重器

言傾覆天 操養負肉 閣遺醜本
然脫養假肉也

養謂假相連屬也莊子曰附養懸脫
養之銳切脫音尤 翰曰養餘肉著

令善也 養喻高也 閣謂騰也 言操是
如此種類元無善德以及於人也

標妙狡鋒

協好亂樂禍幕府董重統鷹

揚掃除凶逆

善曰魏志曰大將軍何進與紹誅諸

陶官進被殺紹

遂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漢

音音義曰衛青

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

中因曰幕府

鏡曰標劫狡捷也言操性與兵器相

台故好樂禍亂

向曰幕府謂紹也董督也鷹鷲鳥

頌遇董重卓

也言紹督理鷲鳥掃除閹官也

并起乃徙子

侵官暴國

善曰魏志曰董卓字

都長安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

布誅卓左氏傳

學誠謂樂善曰侵官冒也失官慢也

濟曰續相連

也官謂冒官也暴國

於是提劍

謂古豐獻帝於西京

揮鼓發命

夏收羅英雄弃瑕取用

善曰魏志曰

紹不聽

呼紹欲廢亦

手不舉

漢書曰東

今謀授以裨師

五臣謂其鷹犬之才

瓜牙可任

善曰裨師偏師也漢書術書傳曰裨將

曰臣累世展鷹犬搏擊之用

翰曰諸議裨偏也紹

表操為兗州刺史授以偏帥與同議合謀欲匡復漢

室者謂其有大鷹將搏擊之能可

為爪牙之任也言鷹犬以此操也

至乃愚佻短

略輕進易退

善曰字書曰佻輕也勅聊切

度傷夷折衄

六數喪師徒

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行東

郡太守

善本無

領兗州刺史

太守字

善曰謝承後漢

曰表紹以曹操

善曰謝承後漢

東郡太守劉公山為兖州公山為黃巾所殺乃以

為兖州刺史濟曰專統精定全也言操數敗

師旅而紹專以精兵脩輯之而被以虎文獎

又表天子令操領東郡太守也

子威柄善曰被以虎文則羊質虎文也法言曰敢

六威柄質曰羊質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魏志

獎踴躍成也言獎成其威柄也向曰獎勸也言

質羊質而被虎文者乃紹蓋勸賊以成威福之柄

黃異獲秦師一剋之報善曰左氏傳曰秦子孟明

師敗績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

不出遂霸亞戎用孟明也翰曰秦將孟明氏數敗

秦師穆公不罪遂得敗晉以報秦故云一剋之報

報言操數敗我不以為罪者亦莫操一剋之報而

遂取資踐色肆行凶威善曰謝承後漢書曰

操及紹意毛詩曰無然畔援鄭玄曰畔海濱

西京賦曰雖野踐色賈逵國語曰

高善信曰威惡也銑曰割剝元元

善善謂強也肆縱恣惡也

善善曰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注曰元元善也張魚與毛留君書曰氣厲流行傷賢

害善心曰割剝殘害也元元謂衆人也殘害殺

也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

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

誅妻孥受灰滅之咎善曰巨瓚漢書注曰懸

則學戮汝濟曰偉奇何曲也斬首懸之曰梟孥子

也操為兖州邊讓言議讓頗侵於操操殺讓而族其

家故云灰滅也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

臂舉州同聲善曰林喻多也司馬遷書曰

於君子之林孔安國尚書傳曰

於君子之林孔安國尚書傳曰

於君子之林孔安國尚書傳曰

於君子之林孔安國尚書傳曰

民咨胥胥怨史記武臣曰陳王奮臂為天下唱始周曰

曰同聲相應良曰林言多也憤怒奮鬪也言士人

怒怨舉手同聲皆欲討之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

彷彿東裔蹈據無所善曰魏志曰陶謙為徐州刺史太祖征謙糧少

引軍還又曰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

韓曰操為徐州刺史為陶謙所破又與呂布戰於濮

陽為布所敗而走故云地奪也彷彿幕府惟五臣

推疆韃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善曰

謂呂布也漢書曰徙二千石高堂與富人豪傑并兼

於諸陵蓋亦以強韃弱枝非為奉山園也左氏信

曰園宋彭城非宋地也於是為一不計魚石故稱宋日

下登叛人韓曰韃本喻君也取喻諸侯也登也

謂呂布也言我欲強君而故復援旌擐甲

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泉奔沮慈與反

正呂布諸史不載蓋史略也左氏傳曰擐甲執兵杜

預曰擐貫也胡慢切春秋握誠圖曰諸侯水散席卷

各爭恣妄漢書曰膠西王叩頭漢軍壁弓高侯執金

鼓見之向口援引擐貫金鉏沮壞也言紹聞操敗

引軍擊布破之極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

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六

造於操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操圍三布在濮

陽為布所破投紹紹哀之乃給兵三

千人還取兗州說文曰拯上舉也左氏傳呂相絕秦

曰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濟曰拯

也死亡之患謂遭呂布之破也復反也方伯謂兗州

刺史也無德於兗土之人謂已舉操為兗州而操言

賢善也造恩也後會日竊鳥駕及旆羣虜寇攻

有大恩謂救之後會日竊鳥駕及旆羣虜寇攻

善曰都長安後韓暹以天子還雒陽良曰驚駕天子車也旃車飾也魏志曰時董卓徙天子都長安後

揚率韓暹以天子還洛陽也時北冀州方有北鄙

羣虜則董卓韓暹也寇盜也

之壑言匪逞離局善曰魏志曰冀州牧韓馥以冀州讓紹紹遂領冀州謝承

後漢書曰公孫瓚非紹立劉伯安劬其眾攻紹禮記

曰各司其局鄭玄曰局部分也翰曰時公孫瓚出

軍屯槃阿遂舉兵攻紹紹時為冀州刺史人眾悉

疾紹降瓚大破紹軍鄆邊邑也違暇也局部分也故

使從事中郎徐劬就發遣操使繕脩郊

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

省禁善曰魏志曰天子還洛陽太祖遂至洛陽

京師脅遷謂迫脅天子而遷徙也

神所居曰廟廟輔衛護也幼主謂獻帝也

也當御謂萬事自當理之不令上知也省亦禁也

車傳王宮敗法亂紀坐領三臺事

政善曰家語曰是謂壞法亂紀也漢官儀曰尚書為

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向曰侮輕紀綱

也領統領也三臺謂中

外臺憲臺也制斷也爵賞由心刑戮在口

新受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善曰宗亦族也

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丘家語曰宗

子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之亂夷三族也齊曰由心

不論勳賢也在口不依法令也五宗謂上至高祖下

至玄孫也三族父族母族妻族言操之暴如此也

善曰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家隱戮善曰漢

說造白鹿皮幣令下顯異不應反脣張湯奏異腹非

論死自是之後有腹非之法也良曰羣談謂議朝

政者腹議謂口不言而心惡

之者隱戮謂託別事而誅之

百寮鉗口道路以

之者隱戮謂託別事而誅之

百寮鉗口道路以

言曰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史記曰周厲王行暴虐後傲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

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鉗其嚴切翰曰察官也鉗關也言百官畏法不敢言時政道路之人但以

相視而已尚書記朝會公卿充負品而已

尚書掌朝會之法也諸侯時見曰故太尉楊

彪典歷二司尊國極位操因緣眦

睚被以非罪榜楚五臣本參并五毒

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網善曰漢書曰王

族皆至同坑以五毒參并葬之如淳曰野葛狼毒

之屬韓詩外傳曰不肖者觸情縱欲也向曰彪代

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故云歷二司也時表

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

之垂朝令聽改容加節操欲深奪時

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使報聞

又曰宋孝王

先帝而母昆堪堪陵尊顯柔待松柏猶宜

蕭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

尸掠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

懷善曰裸作躰漢書曰文皇帝嘗自皇后生曰景帝

梁孝王武曹瞞傳曰曹操破梁孝王掠收金寶

天子聞之哀泣昆成爲弟七詩曰維桑與梓必求其
止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苑井者松柏以識其質良曰

言帝弟瑩樹猶合恭勤況使吏士發掘瑩墓而取金
玉乎裸露路掠取也操發瑩墓孝王墓天子聞之哀泣上

人謂有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
識者也

所過隨作墮突無骸不露也言操置發丘

中部摸金校尉之官所過皆破壞身處三公之

位而行梁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

加其細政慘荷善本科防互設雷繳

充蹊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之

有吁嗟之怨善曰戰國策蘇秦曰上下相怨

者比之於桀紂民怨其虐莫不吁嗟銑曰桀虜

惡人也虐殘毒害施布也殘毒布人鬼謂殺忠賢露

骸骨也荷煩慘毒曾網也繳繫縛箭上以射鳥雀亦

抗也可以捕獸此喻法令煩酷人之舉手動尺皆

刑網究豫二州名操歷觀載籍無道之臣

殘酷烈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

整訓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詰謂問其罪也去實切

毒害也詰問也賊在外曰姦整齊訓教加緒令

容五臣莫可彌縫善曰左氏傳展喜對齊侯曰

關而在救其災濟曰緒餘也言紹加餘而操

狼野心潛包禍謀善曰劉向列女傳曰羊舌

叔姬往觀之曰其聲狼也狼子野心非是莫滅羊舌

也乃欲摧撓教女棟梁孤弱漢室善曰周

禮之凶不可以有輔翰曰摧折撓曲也棟梁喻除

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

瓚善曰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圭董卓至洛陽遷瓚

奮武將軍封薊侯范曄後漢書曰公孫瓚大破

黃巾威震河北紹自將擊之銑曰除滅忠正謂殺

趙彥等也梟惡鳥也雄強也言操如惡鳥之強也伐

擊也謂紹擊彊寇桀滿拒圍一年操討其

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龍

亦梟夷善曰左氏傳曰凡師經曰虜杜預

必敗焉殺其妻子乃自殺向曰強寇謂虜也

築逆拒紹內將掩襲而圍之操因暗與瓚書云外

助紹內將掩襲而取之行人侵人也謂操使故使

自發露操與瓚書也殺人懸首曰梟夷滅也

鋒芒五臣挫縮厥圖不果良曰鋒芒兵戈也

不果成耳五臣乃大軍過蕩蕩西山互看各左

校比日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

消淪山谷

善曰晉中興書曰胡俗其入居塞者

濟曰大軍紹自罪也蕩洗滌也西山鹿腸山也紹入

朝歌自於鹿腸山斬賊工毒等滅之又擊左枝郭大

賢及西營各署各匈奴種也東手謂縛也質以物
相屬也前登謂爭先而降也六羊殘醜謂羌狄雜類
也消亡淪沒也言皆畏於亡沒於山谷之中也
於是操師震懼章晨

夜逋遁屯據教倉阻河為固善曰魏志曰

袁紹將進軍善曰魏志曰

袁紹將進軍善曰魏志曰

袁紹將進軍善曰魏志曰

袁紹將進軍善曰魏志曰

袁紹將進軍善曰魏志曰

袁紹將進軍善曰魏志曰

袁紹將進軍善曰魏志曰

袁紹將進軍善曰魏志曰

袁紹將進軍善曰魏志曰

袁紹將進軍善曰魏志曰

袁紹將進軍善曰魏志曰

袁紹將進軍善曰魏志曰

袁紹將進軍善曰魏志曰

袁紹將進軍善曰魏志曰

袁紹將進軍善曰魏志曰

袁紹將進軍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善曰魏志曰

而犄蟻其後善曰左氏傳狄子駒支曰警其後

前後猶如捕獸一人捉角一人足說文曰犄與足也翰曰仇濟捕觸也劉表為荊州刺史與紹相結

宛葉二縣名犄擊也雷震虎步並集虜庭善曰李陵詩曰幸託

不肖軀且當猛虎步銑曰雷震虎步皆軍士威勢也虜庭謂操之庭也若舉炎火

以熖飛蓬覆滄海以沃燹炭有何不臣

有消滅者哉善曰楚辭曰離憂患而迺寤兮若從火於秋蓬黃石公三略曰夫以義而

誨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焚火其剋必矣聲類曰熖也說文曰燹火飛也向曰熖燒沃灌也燹火飛

炎盛之火而燒枯蓬傾海水以灌飛火又操軍

七其可戰者比日出白也北其或故營

感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善曰毛詩濟

其二州名故營謂紹之故營部曲之兵也怨別曠夕也言昔怨別鄉之久而北顧思歸也其餘

充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眾覆亡迫

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若迴

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

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善曰魏志曰呂布字奉先五原

人也為兗州牧建安三年曹公東征大破之布乃還固守公遂決泗沂水以灌城禽布殺之又曰張揚字

稚叔雲中人也董卓以為建義將軍建安四年曹公征呂布張揚將揚醜殺揚以應太祖揚將眭固殺醜

將其眾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之殺固尚書曰父師曰召敵讎弗怠廣雅曰微幡也微與揮古通

用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越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眾故諸侯無外境之功此之謂瓦解解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良曰張揚與呂布善布被曹操圍張揚將救之其將揚醜殺張揚以應曹操揚醜之將睦固又殺醜欲以眾北合袁紹操遣史渙破之盡收其眾覆敗也張揚之眾皆敗亡權勢無如之何且從之耳然已被操傷害皆以操為讎敵也旆旗徂往也紹言若我迴旗方往登高山擊鼓吹角舉白幡以開降路則操之軍士皆不待血刃而崩離也素白揮幡也土崩瓦解謂崩離俟待也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

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善曰尚書秦穆公曰

如有一臣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晏子春秋孔子曰不也姐之間而折衝四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翰曰陵遲猶漸壞也維綱弛廢也一介謂輕微也漢室漸壞綱紀無一介之臣以為輔佐也股肱

也言手足之臣皆無折衝陷陣之權勢也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

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我之佐

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銑曰天子境內千里曰畿

內簡練謂選擇也搨斂憑依脅懼也暴虐之臣謂操也言忠義之士懼操不敢展其誠節又操

持五臣部曲精兵七百五臣有圍守宮闕

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

而作善曰說文曰逆而奪取曰篡又患切向

曰篡萌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列臣

始作起也

士立功之會可不昂哉善曰喻巴蜀文曰

曰敗塗地尚書曰昂哉夫子濟曰言操之逆亂

如此是忠臣用命之時烈士立功之際可不勉力哉

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溷遠州郡

過聽給與疆寇弱主違眾旅叛善曰漢書以旅

為勛良曰矯詐過誤旅助也言操詐稱制發其兵

眾久以助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

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善曰魏志

子熙為幽州翰曰舉謂舉兵立忠正之名哲

習也言明智不取也幽并紹中子熙所領也

荆州便勒見胡兵與建忠將領

聲勢善曰魏志曰張繡以軍功稱遷至建忠將軍

劉表相合以州郡各敕正戎馬羅落境界

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

著向曰羅落布列也匡正也其得操首者封

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編裨音將

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

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偪之

難如律令善曰風俗通曰謹按律者法也臯陶

著甲令夫吏者始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曰

如律令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濟曰部曲謂

隊帥也倫裨小將也諸吏謂官屬也勿有所問言不與罪也廣遠宜通班布場與本符書日也言布舉軍書置賜之數使天下知天子為操所拘信之難如律令謂賞賜一如律令之法

檄吳將校部曲文

良曰此曹公檄江東諸軍將校部曲令書

孫權而歸於漢

陳孔璋

平月朔日子尚書令或

善曰魏志曰荀彧文若穎川人也

進或為漢中守尚書令 翰曰子發機時也荀彧為尚書令獨稱者以官高地 皆江東

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

備無門唯人所召

善曰左氏傳謂執曰孫權吳主也

禍福無有異也 夫具機王曰而下不處凶危上

聖之明也

善曰周易曰君子見幾則行一終日向曰幾者事之微言見事微者不處凶

危之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

善曰漢書

曰江充因變制宜周子易曰困而不失其所守其 子乎王弼曰窮必通也 濟曰能制變通之理

窮而能通是智 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

善曰

愚之蔽也

良曰漬浸荒廢也沈謂醉冥也言

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

善曰班固

大雅曰爾不羣 河間獻王近之矣封禪書曰興必處 衰安必思危 翰曰大雅詩篇名以美君子言其能

居安思危故能 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二者之 遠離咎悔也

量不亦殊五臣作異乎銑曰佚樂也二音謂君子小人也量度也言度量殊異也孫

權小子未辨菽麥善曰左氏傳曰晉周子有死而無慧不能辯菽麥向曰

菽豆也未辨菽麥言無識之甚也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

不足以濇簡墨善曰漢書音義服虔注曰易曰喪其資斧未聞其說張晏曰斧鉞也

以敷正齊天下應劭曰齊利也虞喜志林曰齊側皆切凡師出必齊戒入廟受斧故曰齊斧也濟曰領

膏潤也斧所以敷正齊也故曰齊斧也簡墨謂刑書也言權之要領不足濇斧鉞名字不足濇刑書也

譬猶鸛角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

行吠主善曰爾雅曰生而自食曰雛待哺曰鷃郭璞曰鳥子須母食鄭玄尚書曰天德曰翰

毛毛長大者西京賦曰怪獸陸梁戰國策曰翰良曰鷃也翰

也陸梁跳躍自肆也此喻權也鳥獸始生而

使吠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

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曩鏡

之魚期於消爛也翰曰皇威天子之威也靈神靈也誅討也言我國家張在

天網而權以在綱目之中也曩鏡鼎也言於鼎之魚期於消爛不遠若使水而

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

之敗善曰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女徂征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

孔安國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守于陽自立為蜀王遣任滿據荆門帝令征

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大敗銑曰同朝鮮之壘

善注言此者欲以摧折山水之固也

不列南越之旌不拔五臣本有也字言曰文

記曰天子拜涉何為遼東

嘉反以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下橫浦咸會番

高曰朝鮮遼東國名壘軍壁也刊除也朝鮮國使

帝使楊僕征之而平旌旗也此亦據險而已

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

越會稽可謂彊矣善曰史記曰吳三闔閭死

惠王書曰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

申地故曰申胥及其抗衡上國與晉日爭長

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西復

滅身罄越五臣作六軍善曰毛詩曰抗舉也鄭

謂對舉以爭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

子抗衡為敵國又曰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致

霸中國吳王與晉定公爭長乃長晉日定公吳引兵歸

國又曰吳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擊

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龍表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

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而殺夫差良曰同

善注屠者壞也 及吳王淠浦驕恣屈堀強猖昌

猾劫始亂善曰漢書曰吳王淠高帝兄仲之子也

氏傳曰鄭子太叔卒晉趙簡子曰黃父之會夫子言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 翰曰恣縱也屈強不順

亂謂為亂首也 自以兵彊國富勢陵京城

太尉帥師甫下策陽則七國之軍瓦解

冰泮 善曰漢書曰七國反書聞天子遣條侯周亞夫往擊手楚定敗之七國兵王濞楚王戊趙王遂

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淄王賢膠東王卬渠鄭立周禮注曰甫始也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楚齊越

之兵是也當此之時變上樂俗之人眾故諸侯無

境之助此之謂瓦解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起

不尉周亞夫也甫始也策陽郡名濞與漢所封

國同叛也瓦解冰泮言破敗之甚也解泮皆破也

濞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留

其骨 善曰漢書曰吳王敗乃與麾下壯士十人夜

亡渡淮走丹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刃留濞

濞曰濞惡言也濞敗後與麾下將士七千人夜

軍使人鏃殺之陷入 何則天威不可當而

無而 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眾不

恃也 濟曰悖亂也言夫差與濞 自董重卓作

以迄於 五臣 今將三十載其間豪桀縱橫

熊據虎踞彊如二表勇如呂布 善曰二

表術也魏志曰呂布便弓馬旅力過人號為飛將 跨州連郡有威

有名者

李善無者字

十有餘輩其餘鋒悍特

起鷓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

淮南子曰鷓視虎顧鹽鐵論曰無鹿駭狼顧之憂翰曰跨據也其餘謂諸小賊也悍勇特獨也鷓鷓鳥

狼惡獸梟惡鳥也雄長也小賊如此鳥獸殘害者不可勝數言其多也然皆伏鉢頭

鉢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子遺

善曰若火之燎于原毛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

鉢鉢椹鉢斧也言亂賊之徒皆從椹斧之誅如火燎原草無有餘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

續為叛亂

善曰魏志張魯自據漢中遣鍾繇討之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之與楊秋李湛宜成等反遣曹仁討之超等

關西兵精悍堅壁不與戰續次也

率據河渭驅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

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鉢鷹揚順風烈火

元戎啓行未鼓而破

善曰魏志曰公西征馬超急戰丁斐曰放馬以餌賊賊亂取馬公乃得度循河為角而南賊追距渭口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

攻營伏兵擊破之進軍度渭超等數挑戰不許公乃與刺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驍騎夾擊

大破之斬宜成李湛等漢書元后詔曰運獨見之明奮無前之威毛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鉢如火烈烈

則莫我殄焉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濟曰二華

大華少華二山名河渭二水名馬超阻依此山河險固驅率羌胡自為無敵矣而曹公討之如順風縱其

盛火大兵未及鼓怒而賊以破亡也傳曰時唯鷹揚

又曰一鼓作氣 伏尸千五百本萬流血漂櫓

魯此皆曰天下所共知也善曰戰國策秦王謂唐且曰天子之怒伏尸百

萬流血千里賈誼過秦曰伏口百萬良曰漂浮也櫓大櫓也是後大軍

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

逆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善曰魏志曰公斬且成遂超走涼州

更略曰韓遂宇文約在涼州阻兵為亂積三善曰魏志曰公斬

也大軍所以不濟江伐韓曰逋竄逸失逆散也鳴吠猶叛亂逆賊宋建僭號河首

惡相救並為唇齒善曰魏志曰初隴西

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善曰魏志曰建安

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善曰魏志曰建安

皆我王誅善曰魏志曰建安

復整善曰魏志曰建安

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善曰魏志曰建安

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旆善曰魏志曰建安

首萬里善曰魏志曰建安

善曰魏志曰建安

善曰魏志曰建安

善曰魏志曰建安

善曰魏志曰建安

麾魏志曰宋建自稱河首以漢王聚眾抱罕夏侯淵討之屠抱罕斬建涼州良曰偏將謂夏侯淵也涉度也隴謂隴山也殺人懸首曰梟夷滅旌表也軍入也首謂建約之首萬里謂自涼州入帝都也

散關則羣羊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

善曰魏志曰公西征張魯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氏王實茂恃險不服攻屠之翰曰散關關名同善注

自是氏羌侯王豪帥進臨漢中則陽平五臣本

言率走降事天子也作平陽

不善曰魏志曰西征張魯自至陽平魯使弟傳

據平陽關曹公遣馬祢乘夜襲大破之

銑二平陽關名曹公討張魯十萬之師土崩魚

關漢書曰徐樂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走入口中懷恩悔過委質

亡何休曰魚爛從內發左氏傳胡突曰某名委質

通亦竄也巴中地名也魯初欲走入巴中曹公遣人

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善曰魏志

巴夷王朴胡寶珠呂侯杜濩胡

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濩巴西太守孫盛

日精音浮濩音護濟曰種類也落聚落也巴寶皆

鈕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

鋒善曰戰國策司馬錯曰今伐蜀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爲貪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不勞一卒

不頓一戟又曰不挫一兵之鋒鈍與頓同良曰鈍

銑也二方謂蜀與漢中也司馬錯曰今之伐蜀利盡

西海兵不鉞
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

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翰曰徒空也言皆憑天子之威靈而

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善曰春秋考異郵曰

赤帝之精寬仁大度禮記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毛詩曰允文允武昭假列祖銑曰聖朝謂獻帝也言

以寬厚之仁覆載萬物著誠信於文德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

及胡濩皆身萬力之封魯之五子各受

十室之邑善曰通志曰胡濩者皆封列侯又曰封魯及五子皆為列侯向曰爵

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侯也命謂一

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

業善曰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如故

其下軍師也皆為列國侯石民濟曰將校

人堵牆也安於牆堵不矢家業也曰民士農工均不

也而建約之五臣屬晉為鯨鯢善曰左氏

古者明王伐不韌取其鯨鯢而封以為大超之妻良曰支屬謂親黨也鯨鯢謂大戮也

擊焚首金城善曰魏志曰南安趙

父母嬰女孩覆尸許市善曰汜

非國家鍾禍五臣

於彼降福五臣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

然善曰漢書消勳曰甚諱逆順之理良曰鍾夫執焉

善本鳥之擊手善本無先高攫俱執鳥之勢

文野之威子血津之退也五臣本無也字

善本曰攫執也言驚鳥擊物必先高飛者取其勢也物

野地名紂率眾於此與武王戰而滅紂是孟津退師

之勢也此言前不伐吳之意也今者枳棘前羽杆五臣戎夏以

清善本曰枳棘以喻殘賊也前羽杆除而防衛之也

木也喻殘賊也前羽杆削也言殘萬甲吉爾齊六

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眾善本曰魏

志二十一年治兵遂征孫權也與匈奴南

單于呼厨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

中羌羸蒲墨反善本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匈奴

禮漢書曰諸羌言願得度湟水北然湟水左右羌之

胡俗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最豪貴故得靈寔奮

為單于統領諸種銑曰並戎狄號也

席卷自壽春而南善本曰漢書九江郡有壽春

也言如霹靂之急自壽春入伐吳也又使征西將

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氏羌

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搃厄據庸蜀善本曰

曰夏侯淵字妙才博陵人也為征西將軍魏志曰建

安二十一年留夏侯淵屯漢中濟曰武都氏羌郡名

巴漢地名銳利也故江名撻提也庸蜀地名言使守提不令為吳之援也江貞襄陽

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

師直指吳會善曰漢書曰東越反比遣橫海將軍韓說樓船將軍楊僕入軍於越

曰江夏襄陽豫章皆郡名湘沅一江名樓船橫海將軍號也言以前諸軍期至吳會分為五道而入

七萬里剋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

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人除害元惡大

慙必當梟夷善曰大舉天師至壽春而南一道也使征西田卒五萬二道也及武

都至甯蜀三道也江夏至豫章四道也樓船至會稽五道也尚書成王曰元惡大慙翰曰期命謂權

善之期至也丞相曹公也元至於枝附葉從

皆非詔書曰所特禽禽疾善曰揚雄西徵靈賦曰附葉從表立景隨

曰枝附葉從謂吳諸將校隊親黨也特獨禽獲疾患也言將帥親黨皆非詔書所獨獲而患之故

每破滅彊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

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

翹足引領望風響應善曰新序趙良謂商君曰君亡可翹足而

待也左氏傳穆叔請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尚書曰惟影響孔安國曰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向

曰言我以降為先以誅戮為後也拔將取才謂有文武者皆濟用之也翹舉也言立功之士舉足引望我

皇風化如響之昔表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

應聲而來也

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善曰魏志

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病死廬江太守劉勳乘眾降封為列侯

也 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眾

出之平善曰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鴈門人也以兵屬呂布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眾降拜中郎

將初關內侯良曰曹公破呂布張遼率眾降拜關內侯下邳縣名侯成小吏不知其所賞也

討睦固薛洪樛音流五尚開城就化善曰

曰睦固屬袁紹屯射犬公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度河擊之固使張揚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樛尚留守

自將六以迎紹求救與渙仁遇交戰大破之斬固公

濟河圍射犬洪尚率眾降封為列侯樛音留

曰睦固將屬袁紹留薛洪樛尚留守射犬曹公擊之

固斬之濟河圍洪尚於射犬而洪尚降封為列侯

官度五臣之役則張郃烏高奭與

功善曰魏志曰公擊淳于瓊留曹仁守紹使張郃

奭蓋有二名 銑曰官渡地名役征也曹公擊袁紹

於官渡紹將張郃高覽降曹公今此言高奭當有二

也 後討袁尚則五臣有都督將軍馬延

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

來降善曰魏志曰公圍尚營未合尚懼遣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圍益急尚夜

還保岢山追擊之其將馬延等臨陣降眾大潰

向曹公圍袁尚尚懼使陳琳陰夔請降公許之尚夜

圍守鄴城則將軍蘇

游反為內應善曰魏志曰尚攻譚留蘇由守

濟曰蘇游表譚將也譚留使守

審配兄子開門

曹公追譚至洹水而游逆降

審配兄子開門

審配兄子開門

審配兄子開門

審配兄子開門

審配兄子開門

審配兄子開門

審配兄子開門

審配兄子開門

審配兄子開門

審配兄子開門

審配兄子開門

審配兄子開門

審配兄子開門

入兵

善曰魏志曰袁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印綬節

關所守東城門內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良曰

衣譚敗後審配兄子榮開東門納操軍二以降也

既誅袁譚則

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

舉縣來服

善曰魏志曰建安十年袁熙大將焦觸

翰曰焦觸叛熙大將烏丸觸等舉縣降操也

凡此之輩數人皆忠

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

策

折衝討難其敵塞手旗靜安海內豈輕舉

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

善曰曰

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

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

立出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

功享不此言之祿朝為仇虜夕為上將所

謂臨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

善曰答客難曰所欲必得

功若丘山西賈逵國語注曰嘗言言量也說苑孔子曰聖

人轉禍為福却怨以德向曰勇有可死有不可死

節有可立有不可立屈伸變化在道理耳建立也丘

山之功言大也事會言量也為我國家上將是知變

化之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

善曰毛詩曰盜言孔甘論

語曰奸行小惠濟曰甘口不利於泥滯苟且

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燹五臣作煙俱滅者

亦其眾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良曰泥溺也言

溺滯於苟且之間至沒身而不覺悟言如此昔歲

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

千權親以數萬之眾破敗奔走今乃欲

當禦雷霆難以此異公矣善曰魏志曰太祖征

張遼與樂進等將士

十餘人也合肥太祖征張魯俄而權率十萬眾圍合

於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明日大戰平曰

遺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十人斬二將權登高氣

長戰日守遼呼權不敢動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

入退 韓曰漢中地名曹公討張魯於漢中

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

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善曰周易

之所謂助者信也吳志曰權殺吳郡太守盛憲

三錄曰憲字孝章典略曰孫輔恐權不能守

出東治乃遣人齎書與昭以告權

若不知與張昭共見權權謂輔曰兄厭樂

他人輔去無是權投書與昭以示輔輔

悉斷輔親近從輔置東吳 鏡曰言權無信

不仁義也盛孝章為吳郡太守權吳人故去

孫輔權凡同善注從輔置東今言殺者蓋

賊義殺仁其莫斯為甚善曰孟子齊王曰

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一夫紂矣未聞弑其君也 向曰賊殘害傷也

言仁義之道者莫甚於權也乃神靈之逋罪下民五臣所

同讎幸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

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善曰

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孫子曰

武王誅紂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齊曰逋亡也言

也伊摯伊尹也去夏仕殷卒為賢臣武王伐紂飛

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良曰去亂就理承

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

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

清節耽五臣學好古周泰明當世

德行脩明比日宜膺受多福保又子孫

曰永膺多福又曰保又王家翰曰丞相謂曹

也言先臣舊德當降而周成盛門戶無辜

受多福安養子孫也而周成盛門戶無辜

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當擇能五臣

負析薪善曰吳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曰若

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薪

謂子孫也流離謂逃散也湮沒林莽謂為庶人也

然不平貞魏周榮叔艾子也虞仲翔文繡子也

能繼祖父德業也堂構德業也古人及吳諸顧陸
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

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相揚

名又諸將校孫權婚親比日我國家良寶

利器善曰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適人安聖主得賢
臣頌曰夫賢者國家器用也所任賢則國全

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也向曰
言顧陸並吳之著姓皆累仕漢朝當報漢德而明曰

相考也良寶利而並見驅逐宰兩絕以

齊無柯何以自濟善曰陸賈新語曰有
何以治之濟曰

施謂兩下於地無還望之期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

以遠尉羅賢一聖五臣本
作聖賢之德也善曰毛詩
曰鳳皇鳴

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良曰言隨權賊
一是苦甚也岡山也言賢聖去亂亦猶鳳鳴高山以

羅羅鷓寧鳩決之鳥巢於葦苕苕折

子破下愚之惑也善曰韓詩曰鷓鴣既取我子
無毀我室鷓鴣鷓鴣鳥名也

鷓鴣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

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枝反敷之

葦蒿風至蒿折巢覆有子則死有知則破是其病也

字林曰鷓鴣也上乃丁切下古穴切廣雅曰鷓鴣

工雀也荀卿子曰南方鳥名蒙鳩為巢編之以髮繫

之葦苕苕折如破巢非不牢所繫之弱也說文曰苕

天葦也苕與苕同翰曰鷓鴣小鳥也為巢葦苕之
上猛風一至則葦折如破所託危也言不降於漢長

同鷓鴣之危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苕諸

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

民命誅在一入與眾無忌故設非常之

賞以待非常之功善曰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曰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

鐵曰諸賢謂權族及將校等曠蕩寬大良一人謂權也忌惡也言聖朝但擬誅權不惡眾人故設重賞以待

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

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五

顯祿福之上也良曰霸者把也持把諸侯之權也奮振也翻然迴飛

如其未能言能如此必膺厚祿是福之上也

竿量大小以存易云亦其次也善曰未能如竿量大小以存易云亦其次也

非其義也春秋託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三

計量度也大小謂漢大吳小以存易二謂

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蹠音

魏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處

悉跌蹠而去虎之情匪不愛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

之蹠害七尺之軀有權也今國家者非直七尺之軀

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也願公早圖之也延

叔堅曰係蹄獸絆也良曰係蹄禽獸之蝮蛇在

手則壯士斷其節善曰漢書曰項梁使使趨者兵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

趙殺田角田間乃出兵楚不殺假趙亦不殺角間齊王曰覆蠶手則斬手蠶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

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手足之戚何故不殺蠶音譚翰曰蝮毒蛇也螫人之手則必斬斷其節恐毒

及身而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五臣無其所

奔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善曰

日迷復之凶反君道也銑曰重謂身也輕謂手足

也言矣爵祿是諸公手足之累亦可絕奔來降也寧

安復反也閻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善曰

天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向曰先賢謂上伊忽

朝陽之安甘折若之未日忘一日以至

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善曰尚書曰火

焚濟曰忽暗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高岡言鳳所

栖也謂暗上鳴高岡之安樂巢葦若之危日至一日

雖欲救之亦無及

言如詔五臣本律令良曰講募謂以財求物也

言如詔律令律令科係謂賞罰等給也如左

檄蜀文善曰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鍾會伐

蜀會至漢中蜀大將姜維等守劍閣距會會移

檄蜀將吏

鍾士季翰曰魏志云鍾會主士季穎川

長社人錄之少也少敏惠風

成焉秘書郎遷鎮西將軍與鄧艾伐

蜀蜀將姜維守劍閣距會會移檄蜀

將更士人後平蜀為司徒

謀友於蜀為衆兵所殺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

於泯滅銑曰祚福也分崩謂離散也幾我本無

我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善曰魏志曰有

不武皇帝為魏太祖公羊傳曰君子曷為春秋撥亂

世反諸正莫近乎春秋向曰太祖魏武也哲智撥

除也言有聖智拯其將隊土造我區夏善曰尚

濟陽上落造成也區夏中國也高祖文皇帝應天

順民受命踐祚善曰魏志曰文皇帝為魏高祖

正人禮記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相政祚而治

良曰言文帝受天明命踐天子之福謂受禪於漢也

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善曰魏

德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善曰毛詩序曰國

曰江山之外謂吳蜀也率土齊民未蒙王化

言國政異而人俗殊也善曰魏志曰齊人齊

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言平人也向曰齊民

謂無貴賤而齊等之民也此三祖所以觀懷遺

志也善曰劇秦美新曰后土顧懷濟曰三祖謂

討心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善曰王上

宰輔良曰紹繼緒業也

忠肅明允劬勞王室

善曰左傳史克對魯侯曰齊聖廣淵明允篤

也言有明信之德也劬勤也王室國家也布

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

致貢

善曰毛詩曰布政優優尚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毛詩曰因時百蠻大戴禮孔子曰昔

舜教通于四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曰協令也萬邦百蠻言向化者衆也肅慎國名致貢

謂貢樂矢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愍此百姓

勞役未已

善曰毛詩曰哀我征夫獨為匪民向曰悼傷敗痛也言傷痛巴蜀百姓

獨不為魏人而勞役未止也是以命授六師龍禁行天罰司征

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

善曰尚書曰

之罰魏志曰詔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趨武街高樓鎮西

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趨武街高樓鎮西

鍾會由駱谷伐蜀濟曰六師謂天子六軍也授

師與將也征西將軍鄧艾出甘松沓中二道雍州

史諸葛緒出高樓武街二道鎮西將

軍鍾會出洛谷二道合戎五道也古之行軍以

仁為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善曰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善

操曰古者五帝三王以來也仁者生而不名義者成

而不有孫卿子曰王者有誅無戰莫敢校之故虐矣舜舞干

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莫敢校之故虐矣舜舞干

尚殘殺也動不為己曰義也有故虐矣舜舞干

征無戰謂能以勢化導而來也故虐矣舜舞干

而服有苗

善曰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

舞干戚七旬而有苗服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周武有嚴

善曰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周武有嚴

舞干戚七旬而有苗服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周武有嚴

善曰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周武有嚴

舞干戚七旬而有苗服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周武有嚴

財發廩表問之美

善曰尚書曰式商容之問散鹿之室之財發鉅橋之粟

翰曰武王伐殷發廩粟以財以賑貧乏表飾賢人間里以存其義

今鎮西奉辭

銜命攝統戎車

善曰尚書禹曰奉命伐罪漢書孫寶曰臣幸得銜命奉使

曰鎮西謂鍾會也此檄當時蓋託人言故自稱也命天子之令也統理也戎車兵車也

庶弘

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

戰以快一朝之志

善曰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有征之備有文告之辭太公

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沉於殷久矣何乃急急於元元哉高誘戰國策注曰元元善也新

序李克對魏武侯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

命非欲窮武而故略陳安危之要

詰言

善曰毛詩曰告之誦言危也詰善言也言終為陳說其要音節聽

益州先主

以命世英才興兵新

五臣野因躡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

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棄

同即異

善曰蜀志曰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也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

功除安喜劉後領徐州呂布襲徐州虜先主妻子乃求和於布後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後

曹公歸袁紹遺書張良曰湯武伐桀討封其後者能制其死命也

翰曰先主謂劉備也靈帝末討賊有功領徐州呂布

公歸袁紹故云因躡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也興隆大好謂領豫州也中謂中間也言初與我同而中

間更首遠是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

棄同即異也善曰蜀志曰姜維字伯約勞動我

屢出隴右銑曰規圖也隴右地名邊境侵擾我氏羌向曰邊境謂葛亮入秦

也方國家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善曰

周禮有九伐之法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

之暴內陵外則擗之野荒人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

侵之賊殺其親則征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正

則杜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也濟曰故事遑

也言諸葛亮姜維侵邊之時當國家多事不暇脩之

伐之道以征之也此却述前過將誅之意也蘇同善

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

兵一向善曰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

而巴蜀一州之眾分

難以御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

難以敵堂堂之陣善曰魏志曰姜維趣上邽

維寇地陽郤文拒之破維于侯和漢書公孫與上

書曰王尊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比年已來官無寧

歲征夫勤瘁難難以當子來之民此言

諸賢所共親見善曰國語姜氏告於公之曰自

勿亟庶民子來 銑曰比近也無寧歲謂不安也

勞瘁病也子來謂如父有事而子自來助之也

諸賢蜀將吏也親見見事宜也 蜀侯見禽

擒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 善曰史記曰秦惠

相伐蜀滅之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扶風人

自立為天子十二年光武遣吳漢攻述漢因令壯士

突之述兵大亂被刺洞胸墮馬左右輿入城其夜死

明旦述將延岑舉軍來降漢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

氏 同曰秦惠王伐蜀而殺蜀侯擒獲也公孫述據

蜀稱帝光武使吳漢伐 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

皆諸公所備聞也 傳曰馬援曰九州之險也是

長為周官陳平可項之功於漢 善曰毛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鄭玄曰武王既黜殷命殺武

庚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之於廟史記曰陳

平羅項王誅逐至脩武降漢拜平為都尉 翰曰微

子歸元去紂歸周封於宋受命朝見故謂之賓陳平

背項羽而歸漢祖 豈宜宴安鳩毒懷祿而不

變哉 善曰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鳩毒不可懷也

樂也言宴安鳩毒懷祿不能自退 銑曰宴

鴆之思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

生惡殺善曰禮記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尚書大傳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以也周公曰

其政也好生而惡殺向曰天覆復謂如天之覆往

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為上司寵秩

殊異善曰吳志曰孫壹為江夏太守及孫綝誅

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將滑妻奔魏魏以

壹為車騎將軍封吳侯濟曰江夏太守孫壹以

歸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吳侯文欽唐咨為

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次困偏禽

獲欽二子還降曰將軍封侯咨豫

聞國事善曰魏志曰文欽字仲若曹爽之邑人也

與母丘儉舉兵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臨淮

高之諸葛誕殺欽欽 鶯及虎踰城出自歸大將軍

大將軍表鶯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大將軍乃自

臨園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唐咨面縛降拜咨安

遠將軍禮記子思曰無為戎首鄭玄曰為兵主曰戎

首良曰文欽同善 咨生擒拜安遠將軍戎主謂

背魏也或首謂為將伐魏也困偏謂咨見擒也豫聞

國事謂為將軍也 宣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況巴

蜀賢具智見機五臣 而作五臣 者哉善曰易曰

不俟終日 翰曰言孫壹唐咨窮迫歸命誠能深

尚如寵命况巴蜀父老哉言寵命過之

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指身

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衣商百姓

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曷畝市不迴肆善曰

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如故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民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
 曰邈遠指投軌迹也古人謂微子陳平慶善也來商謂子孫也堵牆肆市變易也言能降則百姓安居而農市俱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
 不變易與五臣本作敷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作之孫息以棊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向曰卵鳥卵也重累之其勢危言不降則似累卵之危降則長安也
 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夫兵一放
 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善曰尚書曰火炎山
 五俱俱俱焚濟曰迷惑也不及謂不降也
 威使知聞

難蜀父老

司馬長卿

善曰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卿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國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為辭而已以語難之以諷天子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焉良註同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

謂自高祖至武帝翰注同茂盛也威武紛紜湛沈恩汪濊烏

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

善曰韋昭曰湛音沈張揖曰汪歲深貌也汪烏黃切濊烏外切銖曰紛紜盛兒湛厚汪廣歲深也羣生百姓也濡潤也洋溢流出兒方外毒

也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

被罔不披上靡因朝冉從駝蒙定筆鑿

存印善曰服虔曰舟駝筆印皆蜀郡西部也應劭曰蜀郡既江本舟駝也文穎曰印今為印都

縣筆今為筆縣皆屬越雋向曰使自謂也流行攘却風教罔無也披靡從化兒朝從定存謂招慰得也

略斯揄舉苞蒲五臣本無二句善曰鄭玄曰斯音曳張揖曰斯俞本

俞國名也服虔曰苞蒲夷種也結軌還轅東鄉向將報楚辭

曰結余軫于西山王逸曰結旋也濟曰軌車也還轅謂將還車以報命至于蜀都

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

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五臣本無聞字天

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善曰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良曰搢紳謂衣冠也先生有德之稱

縻然茶肅兒畢竟牧養也羈縻謂似以繩索絆繫而已此皆父老問使之詞今罷皮三

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

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

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

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翰曰三郡

郎縣名贍足也言通夜郎未竟今又續西夷之事恐百姓力屈不能終其事業亦使者罪累也左右侍者

也相戚且夫印筆西夷之與中國並也

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五臣本作也善曰孟子曰禹之相

舜歷年多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

其殆不可乎善曰不可猶不堪也以其不堪為用故棄之也 銑曰言西夷與中國並

也其來久而不可記然前王後帝強者不并仁者不懷意者耆老自言也殆近也不可乎謂不可用也 今割

齊民以附夷狄善曰附謂今之親附也 敬所恃

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向日附近也言割中

國之人以事無用夷狄也鄙人耆老自謂也固陋謙辭也所謂所說也 使者曰烏謂此

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

俗也善曰應劭曰巴蜀皆古蠻夷推結左衽之人也齊曰使者對父老也安謂此乎言所說非也巴蜀

皆推髻左衽若如父老言則不當變易 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

大國無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

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善曰孟子曰其

言體大固非觀者所見也余相如自謂也言我 蓋

世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

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

固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

懼焉善曰張揖曰非常之事其本難知眾民懼也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 翰曰非常人聖人也原本也言立聖人之

及臻厥成天下晏安如

功本則眾人見而懼

也原本也言立聖人之

也銑曰臻至也及至其成則天下眾人皆安之也昔者洪水沸出汜

汎汎行溢善曰張揖曰溢溢也郭璞三蒼解詁曰溢水聲也字林六匹寸切古漢書

為溢今為衍非也向曰洪大也言昔者大水沸出堯時也記溢衍溢大水見民人升降

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五百本無氏字感之

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五百本作沈澹

災善曰張揖曰疏通也灑分也韋昭曰灑史記切蘇林曰澹音淡言分其沈溺搖動之災也灑或

作澹字書曰澹水索也期移切說文曰澹水搖也

澹切顏師古曰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

是其災也灑所宜也齊曰移徙崎嶇為避水不得安居也夏后謂禹也感夏也堙亦塞也決江疏河謂

理水也漸盡也澹水搖動也東歸之於海而

漸盡除沈沒搖動之災也

懷遠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取之

翰曰浸淫術溢言理化遠也懷生之物謂動植之類也言如此等有不露德澤者則我君之耻也今

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

遺矣銑曰封疆之內謂國內嘉善祉福靡無也而夷狄殊俗之國

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

教未加流風猶微善曰孟子曰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向曰遠遠

也加被也言遠國政教未被而王之流風尚自微薄也流風謂流化人之風也內之則善本

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

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

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內嚮五臣作

而怨善曰張揖曰為人所係戰國策曰韓魏父子

外謂隔絕不暹也放逐辜罪也係縲謂束縛也言已

泣向中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

物靡非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五臣舉

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善曰孟子曰陽始

大旱之望雨良曰至仁謂天子也詳益昔有

我也舉之思慕天子戾夫為之垂涕流乎上

聖又焉能已北出師以討彊胡

便以請勁越四面風德三方之君

仰流善曰論語比考議曰賜風德宋均曰願能言

鱗集相次也翰曰戾很惡人也言很惡之夫見後

縲者猶且垂淚況天子能止而不伐乎胡匈奴也

責勁強也四面四夷也風德謂賜能言語之人使以

德喻諷二方即胡越之君因其討責如魚鱗之相次

仰承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銑曰號教令也

故乃關沫味若微叫牂物善曰漢書音

水為關也張揖曰沫水出蜀西微外入于江若水出

廣平微外出旄牛入江張揖曰微寨也以木柵水為

夷狄之界向曰沫若蜀西水鏤靈山梁孫原

名牂牁遠郡名關門微道也

善曰張揖曰鑿通山道置靈道縣屬越嵩郡孫水出

登縣南至會無縣入若水李奇曰於孫水之本作橋

梁濟曰鑲靈山言鑿山金華縣鑲之者以創道
紀功也孫水名原本也梁謂作橋於上也

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

長駕善曰長駕謂所駕者遠良曰創始也言天

廣大恩信子始以道德為塗以化之垂仁義以理之將使疏逝不閉習晦爽闇昧得

輝乎光明善曰韋昭曰習梅憤切言疏遠之國

化之所被者遠也郭璞三蒼解詁曰習且明也字林

音勿尚書曰甲子昧爽孔安國曰昧早日也爽明也

及幽國使通不閉如冥昧之間光明之暉也以優

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

外禔支鴻不亦康乎善曰談文曰鴻安

征戰也彼夷狄也夫拯民五臣於沈溺

奉至尊之休德及衰世之陵夷繼周氏

之絕業天子之亟五臣務也善曰凌夷即凌

之曰秦凌遲而至於二世天下上崩漢書作陵夷至

於二世向曰沐美也陵夷謂政教墮毀也周家典

禮曹素焚之漢滅秦而復百姓雖勞又惡焉

脩理故云繼周氏絕業也且夫王者固未有

可以已乎哉齊曰惡何序曰始於

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善曰毛詩

憂勤終於逸樂良曰憂勤謂征然則受命之

符合在於此瑞合於此時也方將增太五

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鳥五臣作鑿揚

樂頌上減五下登三善曰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為減三王之德漢

出其上 銑曰王者太平則封增太山禪梁甫鑿也頌雅頌也言漢德之盛上可減五帝之美下可升

三王之上善升也觀者未覩七日聽者未聞音猶

鷦鷯已翔乎寥廓告郭之字 五臣無而

羅者猶視乎善本無藪澤悲夫善曰樂緯曰集

鵬狀如鳳皇爾雅曰寥深也空廓寥寥也 向曰美也鷦鷯大鳥也寥深廓空也羅者喻大夫先生等

言君之道德已流行深遠而大夫猶於是諸大

夫芒五臣作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

謂曰燕然不自得之憂言謂大夫喟然並稱

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

雖勞請以身先之尚周府非徒遷延而

退五臣作退 善曰尚書大傳曰魏文侯問子

也鄙人大夫自謙也願聞討西夷之事也請以身先謂欲以身先之

凡

文選卷第四十四

州學司書蕭鵬校對

州學學諭管獻萬校對

左從政郎充贛州州學教授張之綱校對



